

迎着阳光

■郑茂琦

轮机兵王国华呛了口海水，挣扎着退回舱内，再也不肯出来。作家陆颖墨借艇长之语抛出了一个深沉的思虑——“逃生通道”里也会有人踟蹰不前吗？会的，因为行路难！

潜艇兵平常上下潜艇的通道是升降口。潜航久了，等潜艇浮起时，士兵们都盼着打开升降口盖，用手捧一把涌进潜艇的光，嗅嗅太阳的味道。我向一个老潜艇兵，内外连接的通道为什么不叫出入口，而叫升降口？他说，出入口一般是平行的，进出毫不费力；而潜艇是通过梯子爬上爬下，叫升降口才准确。原来，通道也有难易之分。军人向着胜利前进的通道很少有平路，所以也应该被称为升降口。

“响鼓不用重锤”，教员用“补考”的方式，拨亮了王国华心里的那盏灯，让他相信自己没有问题，鼓励他在困难面前挺直腰杆，朝闪烁着实战火光的地方奔去。

要成材，哪能不经几番风雨。军人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困难，对待自己的缺点？应该保持战斗的姿态，迎着困难，迎着阳光，向上攀登。

1

那一年，一艘潜艇水下试航时“触礁”，大批的救生舰船很快赶到了出事地点，水上飞机也降落在附近的海面——某舰队组织援救“失事”潜艇的演习，随即拉开了序幕。

演习的海区不算太深，但也不浅。根据情况推演，要把潜艇打捞上来修理不是很快能够办到的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尽快让艇内的潜艇兵脱险。

按照预案，潜艇兵水下脱险的唯一通道就是鱼雷发射管。但这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求生通道。首先，你要把身上的衣服几乎脱光，戴上氧气面具，把自己塞进狭窄的鱼雷发射管。发射管中再一点注上海水，当管内海水压力和外面海底水压均衡后，你开始在强大的水压中蠕动，爬出8米长的鱼雷发射管。这样，才刚完成第一步。出管后，你千万不能马上出水，否则，水面和水底的压力差会让你的血管马上崩裂。你要在管口系上一根绳子，牢牢地抓住它，不要让强大的浮力把自己拉走，再顺着绳子几米一个的疙瘩，每个疙瘩停一会儿，慢慢浮出水面。

整个过程必须进行得天衣无缝，你要是耐不住水压，或者有其他的一点失手，都可能遭遇不测。有几个难点不好把握：首先是吸氧。吸进氧气，再把呼出的气吐入海中，这要让嘴巴在两个口

名家讲述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通道

■陆颖墨



子之间替换，如果搞反了，吸进了海水，就可能把人呛住。再就是出了管口，很容易在恍惚中脱手上浮。所以说，技术重要，体质重要，心理素质更重要。

轮机兵王小王刚进发射管就让海水呛了一下，还好，管内水不多，他挣扎着退回了舱内。艇长赶紧过来问有什么困难，小王咳嗽摆摆手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艇长让他休息一下再走，就转身去指挥别人了。

潜艇兵们分三个发射管出来，一个一个浮出了海面。现场抢险指挥员紧张地数着出来的人数，可是，数到最后一个人，他卡住了——有一位没有出来。经艇长核实，少的正是小王。

幸好，潜艇一“出事”就按预案向水面抛出了浮标，浮标上有一个磁式电话。有了它，水上指挥水下脱险就方便多了。和艇内联系，还真有人接了，自然是那个轮机兵。

艇长赶紧问出了什么麻烦。轮机兵支支吾吾好半天，但艇长很快听明白了：他不敢再进那个通道。

的确，凡是从鱼雷发射管钻出来的，没人不心有余悸。但是，你要是从那儿出来，就会被判定“死亡”。

艇长在船上气得直咬牙。他是最最后一批离开潜艇的，只是没牙儿和小王同钻一个通道。怎么能想到求生的路上也会出现逃兵呢！

“这家伙，我在下面的时候他说没事，硬是把我骗过去了，要不，我非……”他不知“非”怎么好，这又不像别的，可以拉着他，拖着，架着他出来。

一个个战友都抢着和小王通话，什么道理都说过了，对方就是不吭声。他认准了一个死理，要等着潜艇出水。

再跟他说，演习模拟场景中，潜艇出水要很长时间，可等不到那时候，就凭“触礁”造成的裂口在不断渗水，小王也只有“死路一条”。

他还是不肯出来。强大的抢险船队，只好在水面上等待着。

2

海上的天气瞬息万变，说话间就传来气象警报，强热带风暴即将到来。各抢险舰船向指挥船请示撤离，按照惯例，只能这样了。

请示到舰队，正在作遥控指挥的舰队司令员说：“不能放弃，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就必须努力完成演习任务。”他以最快的速度又召集了一批潜水专家，一道乘水上飞机赶到现场。

司令员亲自和 underwater 通话，把风暴要来的情况也作了重申。正说着，风浪已渐渐起来了，舰身摇晃，电话线就断了。

司令员叹口气放下电话，看看远处海天的乌云，叹了口气，找来那帮专家，问大伙还有什么高招。

早有人从潜艇的各种原理论述起来，司令员摆摆手，要大家拿出个实招来。

终于，有人说：“首长，我下去一趟。”

声音很平淡，却把大家吓了一跳。下去，就是说潜水，从发射管再钻进去。这和脱险过程反着来，危险性却要增加好几倍。司令员细看，是潜艇学院的一名潜水教员。学院不归舰队管，他是主动要求来的。教员说：“这是我的学生，他出不来，是我没教好。”

听到这话，大家都摇头。再说，这哪是自我批评的时候。起先艇长就要下去，要把那小子从通道里揪出来，但未被批准去冒险。眼下风浪越来越大，可不能再搭上一个。

教员说：“第一，以一个老潜水员的名义，我保证自己不出危险；第二，为了中国海军潜水教员的名誉，我必须下去。我深信我和我的学生不会是不合格的。”

司令员看看他，沉吟着。教员急了：“首长，风浪来了，没时间再耽误了！”

司令员没有再说什么，抓了抓他的胳膊。于是，教员扶着摇晃的舷梯，很快潜入海中。

3

教员一进入艇内，小王呆住了。“老师，您怎么……是我害您冒险进来的……”

教员像没听他说，掏出了身上的潜水表，说：“你出不出去不关我的事。”小王一愣。

“我是为了自己才下来的，向你讨回我的一样东西。”

“东西？”小王更傻了。“是的，一个潜水教员的名誉。我没想到，我的学生会有在技术上不合格的。现在，我要给你补考。”

“教员……”轮机兵不知说什么好：“我技术上没问题，只是心里……”

“不对。从我多年的经验来说，只有技术不好的人才出不去。我担保，你的心理素质没有一点问题。看来，当年你结业时的合格成绩有假。”

“不……我结业时的成绩是真的。”这一点，小王还要较个真。

“那你证明给我看，补考。”教员重新扬了扬潜水表。

“可是，教员，我还是觉得……”“考场里脑子不许走神，只有考试。”教员接着大声点了对方的名字，“王国华！”

“……到。”“回答没有力量，重来！王国华！”回答还是不满意。从艇体的摇晃中，他们俩都感受到越来越强的风暴。但他竭尽全力又喊了一声学生的名字。

“王国华！”“……到。”“回答没有力量，重来！王国华！”回答还是不满意。从艇体的摇晃中，他们俩都感受到越来越强的风暴。但他竭尽全力又喊了一声学生的名字。

终于，学生短促有力地回了一声“到！”

“考试开始，听口令：一……”学生看了老师一眼，按着口令麻利地开始行动。他进入了那个通道。



作家小记

陆颖墨 军旅作家，196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，1987年在《当代》发表小说处女作，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小说月报百花奖、当代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。著有《海军往事》《寻找我的海魂衫》《白手绢，黑飘带》《中国月亮》《远岛之光》等。

闪光奖牌

■罗健

难度高，“离开”班长的阿祥又开枪不躲自己了。

一天，阿祥训练归来，收到一个快递。他寻思着自己极少网上购物，究竟是什么？拆开一看，竟然是一个臂章。翻过来，阿祥看到了手写的“坚持”。他想起这是班长参加空军猎人集训时的臂章，而那次参训是班长最荣耀也最遗憾的一段经历。

阿祥每次坚持不住的时候，班长都会在身后“逼着”他坚持。手里握着臂章，好像班长就在身后，阿祥又振奋起来。早上“加餐”跑5公里，别人刚起床，他已经完成“套餐”。理论功底不足，晚上阿祥就打手电学理论。

又过了一年，阿祥被选为比武小组长，带领着小组三天小检验、五天大考核，终于在定向越野项目上斩获金牌。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立马给班长邮寄了一份礼物。

“手机”响了一声，这是一条显示收货的物流信息。阿祥立刻拨通了班长的电话。

“班长，我寄给你的快递收到了吗？”“刚收到，还没拆。”说完，班长撕开封口，一枚锃亮的奖牌滑了出来。

阿祥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话：“这次比武，大家伙儿一起努力拿下了金牌，而我的这枚是属于您的……”

班长摸着额头上的伤疤，没有说话，热泪滴滴答答地打在那枚沉甸甸的奖牌上，脸上却绽开笑颜……



本版插图：李振 版面设计：梁晨



长征

第5053期

对手

■戴永洋 胡铮

瞬间被激活，也不自觉地跟着加速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……直到第五圈，两个战士终于吃不消了，停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班长，你把我们当敌人了吗？你咋逼着我们不放假呢？”

一句玩笑话说得戴光华无言以对，他急忙藏进夜色里，心中却暗喜：“有对手才有动力嘛！”

凭着这股劲，他在体能、技能上都是连队的佼佼者。班里的新兵都喜欢问他：“班长，听说这么多年你一直坚持每天跑步，不累吗？有没有什么诀窍给我们传授一下？”

“跑步哪有不累的，只不过咬着牙坚持罢了！”戴光华眼睛一亮，露出朴实的笑容，“如果不是要有什么诀窍的话，那就是不断提醒自己：一定要比上次快一点。”

十几年过去了，戴光华的额头上慢慢浮现出皱纹，脚下的速度却有增无减。按说，这个年龄段的人在基础体能上可以说“低调点”了，但戴光华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

这不，上级组织第一届创破纪录比武竞赛，作为最“老”的选手，戴光华夺得综合第一名。回到队里，战友们高兴极了，一拥而上表示祝贺，可戴光华却一脸闷闷不乐的样子，嘴上还念念有词：“哎，单杠上次少了2个，3000米也比上次慢了3秒……”

大伙儿面面相觑，过了一会，才反应过来：原来，在戴光华心中，对手从来都是他自己。

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一缕缕阳光透过阴云的缝隙，倾泻在跑道上。“班长，雨后的空气真清新，很适合跑步……”阿祥一把抹掉脸上的汗珠，喜笑颜开地向班长发了一条短信。

跑完步，阿祥坐在路边的草坪上，脑海中开始不断闪现自己来到部队后的那些画面。他从小就比较瘦弱，入伍后第一次3公里摸底测试，刚起跑就摔了个底朝天，只得被班长和战友抬回连队。

从此，每天天不亮，班长就带着阿祥跑步；到了晚上，又盯着他做平板支撑、拉单杠。有一回，阿祥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想放弃。

班长安慰道：“其实啊，我以前的身材和你一样。不过，笨鸟能先飞。”看着健壮硬实的班长，阿祥恍然大悟，要学会比别人更努力。班长这句看似随意的话，成了阿祥启航路上的不竭“燃料”。

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阿祥默默坚持着。中午，如果听到楼梯间有动静，循声望去，肯定是阿祥在大汗淋漓地做俯卧撑。到了晚上，楼道里也会传来数数的声音“203、204……”

第二年开春，阿祥报名参加了军里举办的翼伞集训队。训练强度大、课目